

讀通鑑論

第八冊

新

通

記

卷

一

二

三

王夫之著

讀通鑑論

第八冊

中華書局

讀通鑑論卷二十三

肅宗

一

肅宗自立于靈武，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，罪无可辭也。裴冕、杜鴻漸等之勸進，名為社稷計，實以居擁戴之功，取卿相，其心可誅也。史稱顏魯公頒赦書于諸郡，河南、江、淮知肅宗之立，徇國之志益堅，若以此舉為收拾人心之大計，豈其然乎？

玄宗之召亂也，失德而固未嘗失道也。淫荒積于

宮闈，用舍亂于朝右，授賊以柄而保寇以滋，數倫傷教，誠不足以任君師、佑下民。而誅杀不淫，未嘗如漢桓、靈之撈掠，宋哲、徽之牽逐也；賦役不繁，未嘗如秦之筑長城、治驪山，隋之征高麗、開汴渠也。天不佑玄宗，而人不厭唐德，祿山以凶淫狂曩之胡雛，縣軍向闕，得志而驕，无終日之謀以固其勢，无錙銖之惠以餌其民，螻蛄之春秋，人知其速隕，豈待靈武之詔，始足動天下以去逆效順哉？

虽然，肅宗不立，而天下抑有不可知者。幸而不然，人不知其變之必至耳。國虽不固，君虽不令，未有一寇

甫興而即滅者，秦之無道，陳涉不能代之以興，況唐立國百年，民無荼毒，天寶之富庶甲乎古今，豈易傾哉？而有不可知者，亂者所以召亂也；止亂者，尤亂之所自生也。袁、曹討董卓，而漢亡于袁、曹；劉裕誅桓玄，而晉亡于劉裕；禍發而不戢，惡知其極？定之不早，意外之變繼起，而天下乃以分崩，是則安？史雖平，唐尤岌岌也。

于稽其時，玄宗聞東京之陷，既欲使太子監國矣，其發馬嵬，且宣傳位之旨矣。乃未几而以太子充元帥，諸王分總天下节制，以分太子之權。忽予忽奪，疑天下而召紛爭，所謂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在此矣。盛王琦、丰

王珙，皆隨駕在蜀；吳王祗、虢王巨，皆受專征之命；永王璘之出江南，業已抱異志而往，是蕭梁骨肉分爭之勢也。河北，雍、睢之義旅，罔測所歸；河西，李嗣業且欲保境以觀衅；安西，李栖筠愈远处而无适从；李、郭虽心王室，且斂兵入井陘，求主未得而疑；同羅叛歸，結諸胡以內窺；仆固玢敗而降之爲內導，以掣河東、朔方之肘；此漢末荆、益、西晉河西之勢也。使一路奮起討賊，而諸方不受其統率，則爭競以生；又李克用、朱全忠不相下之形也。諸王各依一鎮以立，諸鎮各挾之以爲名，抑西晉八王之禍也。居今驗古，不忧安，史之不亡，而亡安，史者即

以亡唐。託玄宗二三不定之命，割裂以雄長于其方，太子虽有元帅之虛名，亦惡能統一而使无参差乎？玄宗之猶豫不決，吝以天下授太子，不尽皆楊氏銜土之罪也，其父子之間，离忌而足以召乱久矣。

肃宗亟立，天下乃定归于一，西收涼、隴，北撫朔、夏，以身当賊，而功不分于他人，諸王諸帅无可挾之勛名以嗣起为乱，天未厌唐，启裴、杜之心，使因私以济公，未尝不为唐幸也。盖肃宗亦未尝不虑此矣，而非冕、鴻漸之所能及也。肃宗自立之罪无可辞，而犹可原也。冕、鴻漸斃大倫以徼拥戴之功，唐虽由之以安，允为名教之

罪人，惡在心，奚容貸哉？

二

李长源間关至灵武，肅宗命为相而不受，以白衣为宾友，疑乎其洁身高尚也，而其後历仕中外，且終相德宗矣，此論者所未測也。抑而下之，則譏其无定情，始以宾友自尊，而終喪其所守。推而高之，則謂其鄙肅宗之乘危自立，紊大倫而恥与翼戴之列。夫长源志深識远，其非始自尊而終耽寵祿也明甚。若鄙肅宗之自立，則胡为冒險間行以参帷幄，既与大謀，又恶可辞推戴之辜邪？夫长源之辞相，乃唐室兴亡之大机，人心离合、

國紀張弛之所自決，悠悠者惡足以知之？

玄宗之几喪邦也，惟其以官酬功，而使祿山懷不得宰相之忿，讎忤廷臣，怨對君父，而逞其毒。玄宗出奔，肅宗孤起于邊陲，以待匡救于羣臣。于斯時也，人競乘時以希高位，而不知所厭止者也。凡天下一敗而不能復興之禍，恆起于人覬貴寵而君輕爵位。貴寵可覬，則賢不肖无別，而賢者不為尽節；爵位既輕，則勸與威无以相繼，而穷于勸者怨乃以生。長源知亂之必生于此也，故玄宗知其才欲官之，而早已不受；抑知必反此而後可以立功也，故肅宗与商報功之典，而曰：「以官賞

功，非才則廢事，权重則難制，莫若疏爵土使比小郡，而不可輕予以宰相之名。」唯然，犹恐同功共事之人，侈望之积习不化，故己以东宮之友，倚任之重，联鑣对榻之隆，而居然一布衣也；則人不以官位为貴而貴有功，不以虛名为榮而榮有实，天宝濫竽之敝政，人恥而不居，而更始「羊头关内」，高緯「鷹犬仪同」敗亡之覆軌，不复蹈焉。

嗚呼！此长源返极重之势，塞潰敗之源，默挽人心，扶危定傾之大用，以身为鹄，而收复之功所自基也。深矣远矣，知之者鮮矣。以示人臣遇难致身，非貪榮利之

大节，以戒人主邂逅相赏，遽假威福之淫施，不但如留侯智以全身之比也。其後充幕僚，刺外州而不嫌屈，馴至德宗之世，始以四朝元老任台鼎之崇，进有渐也。士君子登用之正，当如此尔。昭然著见而人不测，乃疑其诡秘无恆也。吴聘君一出山而即求枚卜，视此能勿慚乎？

三

自唐以上，財賦所自出，皆取之豫、兗、冀、雍而已足，未尝求足于江、淮也。恃江、淮以为資，自第五琦始。当其时，賊据幽、冀，陷两都，山东虽未全失，而隔絕不通，蜀賦

既寡，又限以劍門、棧道之險，所可資以贍軍者，唯江、淮。故琦請督租庸，自汭水達洋州，以輸于扶風，一時不獲已之計也。乃自是以後，人視江、淮為腴土，劉晏因之，輦東南以供西北，東南之民力殫焉，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紓。嗚呼！朝廷既以為外府，垂腴朵頤之官吏，亦視以為糴場，耕夫紅女有宵匪旦，以應密詈之誅求，乃至衣被之靡麗，口實之珍奇，苛細煩勞以听貪人之侈濫，匪舌是出，不敢告勞，亦將孰与念之哉！

自汭以上，吳、越、楚、閩，皆荒服也。自晉東遷，而江、淮之力始盡。然唐以前，姚秦、拓拔、宇文，唐以後，自朱溫以

迄宋初，江南割据，而河雒、关中未尝不足以立国。九州之广，岂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猎乎？祖第五琦、刘晏之术者，因其人惜廉隅，畏鞭笞，易于弋取，而見为无尽之藏。竭三吳以奉西北，而西北坐食之；三吳之人不給饘粥之食，抑待哺于上游，而上游无三年之积，一罹水旱，死徙相望。乃西北蒙坐食之休，而民抑不为之加富者，岂徒天道之亏盈哉？坐食而驕，驕而佚，月倍三釜之餐，土无再易之力，陂堰不修，桑蚕不事，举先王尽力沟洫之良田，听命于旱蝗而不思捍救，仍飢相迫，則夫削妻骸，弟烹兄肉，其强者弯弓馳馬以杀夺行旅，而犹睥睨东

南，妬勞人之采梠剝蟹也。誰使之然，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，縱之而誰咎邪？驕之使橫，佚之使惰，貪欲可遂，則笑傲以忘所自來，供億不遑，則忮忿而狂興以逞。其野人惡舌啗噉，以朐羸懦之馴民，其士大夫氣涌胆張，恫喝以淩衣冠之雅士。于是國家无事，則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；天下有虞，則降盜賊戴〔夷狄〕而不知君父；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猱拳虎，以使农非农，士非士，日漸月靡，俾波逝而无回瀾哉？

冀土者，唐尧勤儉之余澤也；三河者，商家六百載奠安之乐土也；长安者，周、汉之所久安而长治也。生于

此遂教于此敷，一移其儲待之权于江介，而中原几为无实之士。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，害遂延于千載。秉国之均，不平謂何。非均平方正之君子，以大公宰六合，未易以齐五方而綏四海。邵康节犹抑南以伸北，亦不审民情天化之变矣。

四

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，乃可以为天子之大臣。易曰：「其亡，其亡，系于苞桑。」九四捍禦之功，不如上九之豫防，足以傾否，九五之不亡，上九系之也。李长源当之矣。

其與肅宗議功臣之賞，勿以官而以封邑，故賊平而無挾功以逼上之大臣，此之謂保邦于未危。不然，則如劉裕之誅桓玄，李克用之驅黃巢，社稷隨之以傾矣。其諫肅宗以元帥授廣平，勿授建寧也，故國儲定而人心一。全二王兄弟之恩，息骨肉猜疑之衅，此之謂制治于未亂。不然，則且如太宗宮門流血之慘，玄宗太平構禍之危，家國交受其傷矣。

太原之起，秦王謀定而乃以告，韋氏之誅，臨淄不告相王而行，非适非長而獨建大功，變起宮庭，高祖、睿宗亦无如之何也，非君父之舍适長而授庶少以权也。